

人大女博士美国“洋插队”当农民

她是一名博士生。她去美国深造,但却没进校门,而是踏踏实实地在农场当了半年的农民。

她不是一般的“洋插队”——她是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,专门研究一种新型农场经营模式。她有个雄心勃勃的计划——建立中国第一个“社区支持农业”农场,农场直接把菜送到社区居民家里,提倡大家吃健康菜。

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石嫣。10月30日下午,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的“农村改革与发展”博士生学术论坛上,石嫣向其他博士生讲述了她在美国当农民的特殊经历。

主动请缨出国

论坛上,身穿小洋装的石嫣看起来文静纤弱,完全没有农民的影子。当她展示在美国农场耕作的照片时,才不得不让人相信她有着半年的特殊经历。

去年,她的一位老师去美国研究“社区支持农业”这种新型农场经营模式时,和美国农业政策与贸易研究所有个想法,希望有位中国学生赴美亲身体验新模式的运行。

想法一出,难题随即摆在面前:去哪找这个真正愿意做农活的学生?而且国内没有操作类似项目的先例,能否成功?事情很巧合。后来,这位老师遇到石嫣,和她谈了从这个项目。石嫣觉得是个机会,当场就申请要去。

“一方面由于我是硕博连读,当时不用写论文,有这个时间;另一方面也可以给我弥补一下缺陷。”一直生活在城里的石嫣在研究乡村建设这个专题时,因为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,对一些词汇和政策缺乏感性理解。

石嫣的导师温铁军回忆,赴美的人选并没有在学生中



石嫣展示她从美国带回的手制环保袋

选拔,因为关键要看学生有没有踏实的心态,全凭学生自愿。他把石嫣这种经历取名叫“洋插队”,“当年我们土插队能挺过来,我相信她也能坚持下来”。

首份申请遭拒

决定赴美后,石嫣还是有些犹豫:“我最担心的是我从来没有经验,是否能承受农业劳作的强度。”

但拦路虎还是来了,她最先申请前往的一家农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农场,这家农场拒绝她的理由是:没有工作经验。“真没想到,我的第一份OFFER居然被拒绝了。”

这次拒绝虽然在意料之外,但也在情理之中。

在申请表中,美国的农场需要她详细填写最苦做过什么事,在太阳底下能干活多久,是否能在雨中劳作等。“我当时看见这些问题就蒙了,我真是什么都没做过。”作为家里的独生女,石嫣是在宠爱中长大。父母虽然没反对她的决定,但是一直非常担心,“我女儿这次出去不是享福,是去吃苦的。”

拒签后,石嫣有些担心,因为她必须在4月份农前赶到美国。之后,她找到了明尼苏达州的Earthrise农场,并且顺利获得批准。

买反季节菜被劝阻

今年4月18日,石嫣到明尼苏达州的Earthrise农场报到。和想象中的美国机械化农场不同,这是一家由一对夫妻经营、三个实习生帮工的小农场。因为强调有机环保的概念,农场里只有一台小型的拖拉机,几乎所有的农活都要自己动手,劳动强度超过了石嫣之前的预期。

更令她没想到的是,东、西方观念的差异,成为她初到美国的一道坎。

为了能完整体验一个农季,石嫣到美国时,正好是播种季节,农场里还没有应季的蔬菜供应。吃惯了中国的石嫣想去附近的小镇上购买蔬菜,但却被农场的人阻止。

“当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,买菜怎么也成为了一件错事?”石嫣说。

之后她了解到,在美国人看来,应该食用当季的蔬菜,宁可食用罐头也不能去吃不知道来路的反季节菜。于是,石嫣不得不忍受一个月食用储备蔬菜罐头的日子。

拔草全靠手工

在美国,当农民和当工人一样,也有准时的上下班时间。周六和周日可以有双休日。

Earthrise农场只有5名工作人员,却要承担16亩地的耕作,蔬菜的清洗、包装和运输等也是他们的任务。让石嫣记忆犹新的是,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刷装青菜的盘子,“我洗了整整一天,都不记得到底刷了多少。”当时一边刷,一边想:“今后半年,我就做这些工作吗?”

最让她害怕的工作是拔草,由于不让使用化学除草剂,田里各种野草疯长。他们就必须顶着烈日,蹲在田里,靠手工一根根拔除,“看着那拔也拔不完的野草,有时候真觉得灰心。”

给同事做中国菜

石嫣“插队”的地方,几乎都是美国本地人,她成了那里唯一一个中国人。

从小在家备受宠爱的石嫣在出国前并不会做饭,于是放心不下的妈妈在出国前一周,对她进行突击性训练。“我觉得自己挺有天赋,很快就把饭做得有模有样。”

在农场工作时,中午的午餐由他们轮流掌勺,石嫣的中国菜最受几位美国农民欢迎,其中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更成为最受欢迎的菜。“在那里,他们对中国的了解,其实就是对我的了解。”石嫣在那里感受到了美国人的热情直率。

学会不少DIY绝活

除了干农活,石嫣还学会了DIY绝活。

习惯在超市买食物的石嫣没有想到,酸奶、草莓酱,甚至比萨都可以自己做。在美国农场,大家都有套DIY的绝活。

“其实那些东西,看起来很难,动手却很简单。”石嫣把操作步骤都写在了博客上与大家分享,她一直认为自己做的比萨要比必胜客好吃得多。除了吃的,她还会自己做

“原生态”的挎包。挎包是用美国普通装土豆的麻袋做外面,里衬是她在农场找的一块花布,而肩带则原本是一条印度的腰带。“别小看它,结合了中、美、印三国元素呢。”

成立“泥胶鞋乐队”

在美国当农民,除了繁重的农活,也有丰富的文化活动。附近农场的农民们提议组建一支“泥胶鞋乐队”。

石嫣在他们的号召下,也加入了这个乐队,并成为其中的鼓手。下班后,他们就聚在一起训练。所有演奏的曲子都是由乐队自己创作的。乐队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亮相,除了正规的乐器,也有搓衣板这种另类乐器。每次排练时,美国农民那种快乐、不受拘束的气氛都会感染石嫣。

“那里的农民看起来都很快乐。”石嫣在那里认识了很多农民艺术家,给了她新鲜的感受。

农活课业两不误

石嫣的身份毕竟是学生,所以在干农活之余,还要做一些调研和学习。学校并没有给石嫣布置什么作业和课题,于是她就趁着下班后和周末,自己设计了访问单,走访附近不同形态的农场。

让石嫣很惊讶的是,在美国,农民会看并会买很多书。

“有的人觉得我做农活是不务正业,但是我确实专业研究上有了很多收获。”石嫣说。

拒绝不健康食品

10月初,农场这一季的工作即将结束,石嫣也将结束她的美国之行。那天正好是她的26岁生日,石嫣特地把她在农场工作时所有的朋友都召集到一起,给他们做了一顿中国饭。

离开农场后,石嫣并没有立即回国,而是去了纽约等大城市。半年的农村生活,让这个城市女孩在看见密集的人流和高楼时,竟然无法适应。“最大的麻烦是我不知道自己该吃什么。”由于受到农民们的影响,石嫣认为她宁可不吃也不想吃不健康的食物,于是那几天她只能靠面包抹花生酱过日子。

10月13日,石嫣回到北京继续她的学业。

想试验新模式

经过半年的插队实习,石嫣明确了自己今后要研究的方向,试验“社区支持农业”这种新模式。社区支持农业是将农业生产与社区居民需要直接挂钩,由居民每年向农场订购农产品,并直接由农场送上门。

石嫣认为这种模式虽然在目前中国没有推广的条件,但是她希望自己能首先进行试验,“刚开始我就先从一个订户、两个订户做起吧。”

她的导师温铁军看了她在美国写的报告,认为石嫣的调查很有意思,并支持她继续把研究做下去,“她的报告只是个开始,我希望她能继续研究中国的情况,做一下两国的对比研究。”

希望推广参与式研究

这半年的“洋插队”经历,现在成为石嫣非常珍惜的宝藏。

在石嫣看来,和普通研究生下乡所做的调研不同,在美国当农民这种形式不是一种观察式的研究,而是一种参与式研究。目前很少有研究生能真正花时间去扎根基层。回国后,她挺希望与大家分享她的经历,让大家知道研究生可以有一种另类的研究方式,所以在农大举行的博士生论坛上,她特意在报告后增加了一段即兴演讲。据《京华时报》

山西知名厨师奸杀多名少女被抓

对26岁的孙本伟来说,生活最大的意义是在炒出一道菜时,客人交口称赞。作为厨师的他,除此之外感觉生活乏味:“咋活不是个活,咋死不是个死!”4年前,入室奸杀15岁少女,一直没有被捉,令他胆大。今年“心上烦”,他再次作案,又杀害了两人。最后一名受害人,被他压在灌木丛下,整整半个月,直到破案。他平日里不多吭声,只是埋头干活儿,是山西大同矿区颇具知名度的大厨,周围人说他“人皮实,耐受”;他本人却极厌恶这样的形象,自小相信拳头,崇尚暴力。办案多年的老民警感叹:“这家伙太没人性!”

“劈死人我拿命抵!”

10月28日,大同市矿区看守所审讯室内,身着囚衣的孙本伟对记者的提问,有问必答。

孙本伟家住大同云冈矿。这是个典型的贫困家庭样本:兄弟四人,母亲没有工作,生活全靠父亲一人下井当矿工。

孙本伟学习成绩极差,喜欢打架。稍大后,“一激动就拿刀”。在学校,三四个男生打不过他,打架方式,依他的心情而定:心情好就动拳头,不好就拿刀劈人。

初二那年,因与同学发生口角,令他很生气。奔回教室,从书包里抽出菜刀追来,挥刀就劈。同学们死死拦着,才没出大事。事后,老师问他,劈着同学可咋办?他火往上蹿,“劈死就劈死了,我拿命抵!”狂言出口,学校以最快的速度将他开除,不许他再进校门一步。



在看守所的孙本伟

离开学校,孙本伟在矿上跟着师傅学厨艺。出徒后,他直奔北京,又将自己的手艺提高一大截。一年后,再回到矿上,他已经是荤案全能大厨,手艺精湛,被各大饭店抢来抢去,工资一涨再涨。

2004年,孙本伟22岁。3月14日深夜,他收工后回家。经过云冈矿家属楼时,拐进楼内厕所解手。这时,他看到一个身材高挑的“十八九岁的漂亮女子”。

她拎着桶倒脏水,孙本伟尾随其后,发现她一人独处。“睡了她的念头一下子就冒了出来”。为了安全,他爬到窗外,监视着屋内。两个小时后,那女子熄灯睡下。孙本伟卸下一块玻璃钻了进去。

那女子被孙本伟推醒后,本能地尖叫不止,被死死地捂住嘴。她仍然激烈挣扎,摔下床去。“她越反抗,大叫,我就越兴奋。”孙本伟双手紧紧地掐着她的脖子,与此同时,强奸了她。

四五分钟后,始终激烈反

抗的女子不动了,口鼻流血而亡。孙本伟不慌不忙地打开灯,将家翻了一遍,发现并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。于是拿了一个影碟机,第二天换成两盒烟。

“头几天挺害怕,最多三天后,我就无所谓了。”

接下来,孙本伟每天看着警察进出,警笛大作,心情反而特别好。

孙本伟表达艰涩,前言不搭后语,边讲边致歉,令人哭笑不得:“我想得比这复杂,可是讲不出来。”直到被捕,他才知道,那女子年仅15岁。

“留下活口就不甘心”

以后的日子,孙本伟依然过着忙碌的生活,“天天早出晚归,我也没时间想这些事情。”不久,他有了女朋友,在性需求方面得到了满足。可以说,繁忙的工作,约束着孙本伟。

今年五月,他的生活轨迹发生变化。同煤集团为工残职工子女解决就业,要求愿意到矿上上班的,接受岗前培训,而且必须全天候在校。孙父工残后,长子承接父业上班。孙家其他三子,均四处打工,没有稳定的工作。面对从天而降的好机会,孙父强迫三个儿子统统参加培训,捧上一个铁饭碗。

热爱厨艺的孙本伟突然放弃工作,令他心烦意乱,想让“刺激的事情”发生。

7月10日凌晨,孙本伟制造了新的命案。深夜,他酒后微醉,来到同煤集团公司三医院。他在医院食堂当过厨师,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。走几步,从

医院食堂来到单身公寓,踩着二楼护栏铁栏杆爬到二楼水房,钻进去;上三楼,再从三楼水房爬出,手扶脚蹬,孙本伟将自己挂在楼房外墙面上。沿着墙慢慢移动,对每个房间进行窥视。

行至311室时,见房内无人,翻窗进入。细看,高低床上铺睡着年轻的小李。

小李是医院的护士,学校刚毕业,来医院上班不足20天,311室是小李的单身宿舍,当晚是她第二次在这里住宿。

孙本伟推了她一下,她醒后,拼命呼救。孙扑上去捂住她的嘴,按住她不能动弹。这时,听到动静的人们出来,挨门逐户地敲门问平安。

“敲过来时,你害怕吗?”

“我当然怕了,我捂着嘴,她动不了,也出不了声。那人敲了一会儿就走了。那女的找死,我和她说好了松手后,她不叫,可我一松手,她又大叫。”听到叫声,孙本伟异常兴奋。像以前一样,双手掐着脖子,开始强奸。

孙本伟被掐得大小便失禁,痛苦万分地死去。孙本伟怕她没死,将枕头压在她脸上,又将被子盖上去,拿了手机,原路返回。

孙本伟艰难地回想着现场细节,却对掐脖子致死的时间记得分外清楚,“肯定是三四分钟。”他分析,自己对男女之事不是十分痴迷。

“你强奸她们,为什么非将她们置于死地?”

“一个也是杀,两个还是杀,我想自己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,见了就得弄死,留下活口就不甘心。”

警方设计成功抓捕

7月10日中午,人们发现小李的尸体。大同市公安局云泉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任建平带队,展开现场侦查。调来大

队,从楼外勘察罪犯行走路线。最后,警方确定,罪犯就是矿区人,遂将侦查范围主要定在云冈矿。根据DNA检测结果,本案与四年前的案件,确定一人所为,警方并案侦破。嫌疑人确定工作从现场遗留物与指纹开始,整个矿区,被罩在一张大网之下。

“两个女子都是偶然居住在被害房间。案件被老百姓传得诡异,矿区人心惶惶。”那段日子,云泉分局刑警大队长张悍东说,刑警们压力大得很,每天埋头在千余名排查对象、上万组DNA数据中,大家沿着案发现场的十余条线索分路追击。

一切的突破仍与此次为工残子女提供就业岗位有关。“培训之初,矿上就为所有参加人员采集了血样。”9月底,刑警查到这里。在近千份血液档案中比对,10月15日,孙本伟的血样DNA被测定与犯罪现场的一致。抓一人能破两案!刑警的兴奋点到了。任建平与全体刑警在办公室熬了通宵,确定了抓捕方案。孙家、学校以及沿途,全部设埋伏。

10月16日中午,同煤集团劳资部门接到命令,前往培训学校为工残子女确认身份,为他们准备上岗做准备。“这是我们安排的,劳资部奉命行事,完全不知内情。”张悍东将全部警力,撒在孙家、沿途与学校。

当日中午12时,向来很少到学校听课的孙本伟接到电话通知:速到学校,劳资部门核实身份。12时15分,他刚踏进教室,就被刑警请到单间,戴上了手铐、脚镣。

两起案件同时告破。消息立即传遍整个矿区。刑警带着孙本伟,到第一起案发地对案时,受害人的姥姥激动得直挺挺跪在任建平副局长面前,涕泪横流地道谢。落网后,孙本伟交待得很痛快。出乎意料地还交待出他的第三起案件。原来,两次得逞,孙本伟手段高明,更加疯狂地寻找机会。8月29日,他骑着摩托车去左云县看朋友。下午4时,返回途中,下起了小雨,在左云县段村路口听到有人呼喊,停下来看到路边小树林有个避雨的年轻女子。急着赶路的女子请孙本伟载她一段路,没想到,将自己推入万劫不复之地。

在不远处人迹罕至的林场,孙本伟两次强奸了她,将其掐死后,怕她醒来,用胸罩将她吊在一簇灌木丛中。“这家伙太没人性,”指认现场时,老民警张悍东最接受不了孙本伟的冷酷。“他手一指,说了声就在那里。我们过去一看,那姑娘还在那里吊着呢,尸体已经腐败,快风干了。”

“偶然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周围环境的结果,而连环杀人,则更倾向于行为人的无道德感。”任建平这样分析孙本伟:冷酷、头脑简单、生活没有希望,无非是非观、无道德感,极度自卑造就了他的格外残忍。

据《山西晚报》